

# 山無處不在

《山》是科幻作家劉慈欣的一篇短篇小說，講述了登山勇士馮帆與外星人「地核人」在由海水形成的「山之巔」的「風雲對話」。這個短篇由大量的問答對話構成，但依然成功塑造了馮帆、「地核人」的形象，並表達出「勇攀高峰」的思想。

故事中的主角是「地核人」。他們是生活在一個外星球的機械生物，以電流為血、晶片為心、磁場為氣。很長時間以來，「地核人」生存在半徑三千公里的「泡世界」，整個世界看不到太陽和星空，且只有固體，「地核人」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，因此在漫長的歲月中，派出一代代、一

批批「泡船」對外挖掘。其間，挖掘的廢料佔用了「泡世界」的空間，消耗了他們的資源。對「新世界」的發現撼動了「地核人」原本的世界觀，帶來了戰爭和動盪。此外，他們還觸達海床，海水對「地核人」是無情的死神——直接導致他們短路。儘管如此，但他們仍然堅持不懈地對外探索。直至「地核人」的「泡船」路過地球，其巨大的電磁場在地球的海洋掀起驚濤駭浪，在海洋上拉起一座海拔九千米的「海上珠峰」。曾攀珠峰受挫、後自我放逐於海洋的馮帆，望見「海上珠峰」不僅不惶恐，反而激起攀登的強烈願望，不顧安危地「遊」上「山頂」，才有了和「地核人」的交流。

《山》有多處隱喻。歷史中最具有冒險精神、驚世駭俗的一群人——哥白尼、牛頓等，就是「地核人」的原型。某程度上，作者劉慈欣也是「地核人」。他出生於礦工家庭，畢業後從事水利工程工作。他憑藉對文學的熱愛和對人世間的冷靜觀察，自學成才地寫出《三體》、《流浪地球》等科幻巨著。我還記得大約十年前第一次聽朋友講述三體故事時，震撼於劉慈欣構思的那個神秘又暗含規律的宇宙。劉慈欣在文學創作上肯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

回到當下，近期社會上湧動的「躺平」風氣不太好，擺爛式的生活態度不值得提倡。所謂努力不一定成功，但不努力絕不會成功。一個人如果有夢想，睜開雙眼，定能看到山，打開雙耳，定能聽到世界前進的聲音。



燈下集 楊田田



▲科幻作家劉慈欣短篇小說《山》。

# 《為什麼》

「勵志詞人」鄭國江四十多年前有一首作品叫《為什麼》，它有四段歌詞，分別對應生、老、病、死四個人生階段，每段簡述一個。其中「病」那段歌詞說道：「為什麼竟會生病／輾轉反側在床上／病榻中許我一問／怎可永無恙／問為何常存空想／愁病誰可免／是眾生必須經過／四苦根本是平常。」這「四苦」即是佛教所說的生、老、病、死四種苦：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，由出生那一刻已經注定受苦，充滿禪味。

不知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觀點：不生孩子，是因為不希望他們來到世界上受苦受難。不降臨人間，就毋須承受各種痛苦磨難。言下之意就是生育下一代等於害了他們。說這番話的人，肯定相信人活在世上是痛苦的、悲哀的、可憐的，至少深信痛苦多過喜樂。

不出生就不用經歷痛苦，某程度而言是合乎邏輯的，但正正要出生成為人才能感受到和明白到人生是悲痛的啊。從來未存在過，那麼說哀痛說悲傷說痛苦又有何意義呢？

塵世間許多事，相信大家都想問個究竟，例如：為什麼自己會生在這片土地？為什麼自己的樣子會是這樣？為什麼沒有人真正了解自己？為什麼人會衰老？為什麼人會死？為什麼人死不能復生？為什麼食物要用錢去買？為什麼每個人手指紋都不一樣？為什麼會有災難？為什麼會有疾病？為什麼太陽會毀滅？為什麼時間一去不復返？諸如此類，不知為什麼。

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按道理應照着時間順序而來，先生，後老，然後病，最後死。然而，不少人尚未到達老的階段便已去世。有些人甚至未到四十歲便告別塵寰，令人黯然。人生不滿百，匆匆一生本已短暫，有些人不用四十年卻能創下非凡成就，難能可貴，可惜英年早逝，為什麼？是冥冥中注定嗎？不知道。都想問句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《為什麼》最後一段關於死亡的歌詞為：「在目前如何風光／仍是泥中葬／沒法牽走一根線／那許你悠與皮囊。」功名利祿、豐功偉績在生命中就是過眼雲煙，任你如何叱咤風雲、名震天下，終歸要長埋黃土。魂歸天國那刻，一分錢也帶不走。

是歌詞，更是充滿睿智、發人深省的哲理。



自由談 周軒諾

# 從地鐵閱讀說起



HK人與事 東瑞

上世紀末期至二十一世紀初那些年，當手機還沒普遍，香港孩子的閱讀風氣比今天還好。日本人閱讀風氣之濃厚，曾經聞名世界，突出表現在地鐵裏很多人都手捧一本袖珍書在低頭閱讀；香港的閱讀風氣好，卻不是在地鐵，也不在成人年齡段，而是在校就讀的小學生。

那些年，學校經常邀請書商去展銷；圖書館會定時選購各出版社合適的圖書，一訂就是一兩箱；圖書館主任和中文科主任常常聯手邀請一些作家到學校作「如何培養讀書風趣」的講座，配合書商的展銷。我也不時獲邀到中小學講座，對象泰半是全校師生，小學則還多了小規模的座談，對象是家長會成員或學生家長自由報名參加。在學校作業的布置上，有一項是閱讀報告，字數要求不高，有時只是幾十個字，讓學生寫下書的內容或閱讀體會之類。中文科的教学還設置了閱讀獎勵計劃。這些都很正面，有利地推動小學生的讀書風氣，為今天香港學生閱讀風氣排名世界第二打下基礎，立下汗馬功勞。

記得那些年，香港兒童的閱讀能力早在幾十個參加評比的國家和地區裏，不是名列第一就是第二。事隔幾十年後，主辦機構「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2021」(PIRLS 2021)進行評比，香港小四學生在四十三個參加評估的國家和地區依然排名第二，屬於國際上最優等級。據說，平均分是五百分，香港成績居然獲得五百七十三分，最好的依然是新加坡。香港從二〇〇六年起，在四屆評估中均入三甲。

聞訊真是驚喜萬分，雖然只是以小四學生作為抽樣，實際上這個承上啟下的年級段已經頗有代表性。小四處於九歲到十歲，求知慾最強，學到的漢字數量相對來說較多。香港小學生有這樣的成績，報道中可見大部分歸功於學校的支援，其實家庭家長的栽培和對閱讀的識見也很有關係。二〇二〇年至二〇二二年因為疫情，有不短的日子學生在家上網課，學校也布置了一些家庭閱讀，讓小學生以課外閱讀來「惡補」面授課程的缺失。這算特殊情况；一向以來，家庭的關注，其實也和學校的支援一樣很重要。

# 地鐵遇見博物館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陝西西安開展「地鐵遇見博物館」大型主題策展活動，展覽分別以「周邦禮樂·鐘鳴鼎食——周」「六合同風·大秦印記——秦」「星漢燦爛·未央遺珍——漢」「大唐榮耀·物華天寶——唐」為主題，展出文物復刻品及文創產品三十餘件，讓市民遊客在穿梭的地鐵中感受城市歷史文化底蘊。

圖為遊客在西安地鐵行政中心站參觀「六合同風·大秦印記——秦」主題展覽。

新華社



# 烙印

前幾天參加ZM兄在圓明園舉辦的一場愛國教育活動。遇到幾位曾經的香港同事，大家見面特別親切。有的剛剛從香港調回不久，感覺還有點懵，要重新適應的地方很多：除了新崗位，社會和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要建立新習慣，網約車、無處不在的電子支付等等，手機要下載若干APP應用平台……均需一一操練起來。人這一生，由無數的改變積累，工作生活環境的改變、心境的改變，千回百轉。每一段經歷，總會在身體上、心靈上留下痕跡、刻上烙印，有些影響甚至是徹底的改變。

從香港回來已經一年多了，還時常想起她，也不時被與香港有關的點點滴滴所觸及。其中，有那邊朋友圈的延續，也有嶺南小島生活帶來的改變。

前幾天律師兄弟YP說，從香港到廣州參加活動遇到了我的老朋友石先生，兩人本不熟識，卻一提起我有了共同話題，越聊越近。半年來，陸陸續續有香港那邊的朋友來京，Connie來過兩次參訪，有時間就小聚、沒時間就抽十分鐘見面；敏姐也參加了Connie的第一個團組，我給她接風，她從機場直接過來因堵車很晚才到。第二天一大早趕上班之前我又去酒店看她，在大堂匆匆話別。平時與Connie和敏姐煲電話聊天堪比姐妹。還有一次，會見一個香港婦女團時，見到小李姐——一位在將軍澳的理髮師，幾年前我請她喝茶。她第一次來京參加這樣規格的活動，非常激動。圓明園活動現場，一眾老朋友老同事，提起小H一直想見我，那是我悉心關注的一位九〇後女孩，我曾與她一邊吃盒飯一邊聊天，她流着淚說了很多內心的苦悶和不解，我耐心地開導，從晚上七點談到十一點多……

至於通訊聯絡，有的朋友一天一個問候圖片，Sun先生會隔幾天把他畫的畫攆成一個小短片發過來；Great Wall先生常發來一些資訊分

享、中大的老教授會發來他的文章……Wong生告訴我他「陽」了，列入「首陽族」；Lo生的公子大病住院，我與他夫婦一樣憂心忡忡，每每想電話寬慰又怕勾起哀傷，只有發發圖片，彼此靈犀共情……

他們一如過去，視我為老朋友，交心交底。我和他們雖不在一個城市了，但都不曾走遠。

這個專欄，也是我與香港的一個牽掛，每周約一，不見不散。我跟她講我的心事，她靜靜地聽。就像那些老朋友一樣。

有時覺得香港生活已經是過去時了，似乎再說有點絮叨。但有些事情，既是深情，也是無法抹去的痕跡。

比如對豆腐花的口味徹底底底由鹹口轉愛了甜口；還有，香港生活給身體裏留下的濕氣，北京這麼乾爽的天氣，也祛不掉濕氣濕疹；再有延遲至子夜晚睡的習慣，任憑北京早出晚歸，愣是改不掉……

有時，說起轉左轉右／或左轉右轉，會一時迷糊：哪個是北京說法？哪個是香港說法？

澳門的朋友來京，父女倆用粵語說了一句話，我順口接話「唔晒啦」。朋友大為驚喜。

這些，均因香港生活所賜，說起來感覺好有趣。

香港是個情緒化特別濃厚的地方，各種各樣情緒交織，在任何地方都少有。這種情緒化，跳脫而細密，

帶給人的影響也是細細縷縷，感性十足。

今天北京清晨的一陣小雨帶來清涼。午後騎單車到第二辦公區。八公里，因路況複雜，騎了一個小時。這樣的距離、這樣的時長，在香港已經見山見海，徜徉於郊野山川了。而在北京，不過是從西城區到了海淀區。

北京這個城市，太厚重了，太龐大了，太威嚴了，她是一個令人肅穆的殿堂式都市，給人的塑造是規矩肅謹、大方端正的氣場，和見過世面的大氣。

年輕時，一直希望自己能飛多高飛多高，能走多遠走多遠。到了一定年齡，閱盡千帆，只想守着幾盆小花；見過無數的人，只想跟幾個知己喝喝茶，聊聊天；說過無數場面上的話，只想聽聽斑鳩在窗前喃喃咕咕。人這輩子，前半生可能就是最初由母親的身邊，大步大步跑開飛遠，後半程又一步一步回來，回到簡簡單單的半徑。從容簡行，心有無限錦繡。

無論經歷多少滄桑，還有很多不曾改也不會改的堅守。比如，這顆赤誠單純的少年之心；比如，依然清澈的眼神，依然童真的笑容。回眸而望，喧囂驟然而止，過往繽紛如畫。一個人最大的救贖，就是讓自己安靜下來，然後在安靜中如詩如畫。

當年的縱情狂奔已漸行漸遠，人生流淌至此，往事不需再提。生活沉靜如水，波紋柔美，但有着自己的形狀。



北京一角。 作者供圖

幾本書那麼簡單。這情形，猶如唐代詩人杜甫《春夜喜雨》所描述的「潤物細無聲」。中外的大學問家無不博覽群書。眼界宜放長遠，才是閱讀的正道。

其次，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，應該讓他們自由選擇，家長從旁指導。孩子除了由父母帶去公共圖書館借書，也應滿足他們自己擁有圖書的心理，帶他們到書店自己選購。不該一律由家長用自己的喜惡替代孩子的興趣，唯有讓孩子發掘書中的樂趣和自己的需求，才是長久之計。允許他們略過自己不喜歡的篇章，而不該強求他們百分百閱讀完整一本書，正如大人看電視，當然只選自己愛看的。

今天手機人手一冊，幾乎見不到看到地鐵裏「低頭閱讀」的圖書一族。香港孩子在地鐵裏從前、現在本來就未曾出現過閱讀的美麗風景；當然，今天確實又出現了新的「低頭閱讀」一族，但不是閱讀圖書，而是閱讀手機，玩電子遊戲的多見是年輕人，甚至是中年人。他們將來會培育出怎樣的子女呢？